

东一句小妞,西一句好傻,从没见过这种亲昵不分的轻浮小子。

但是他孤仨雨中的身影,将4月28日命名为DOUBLE情人节的心思,

却又叫人心心念念。开始,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。



A colorful illustration of a young man and woman standing in a forest. The man, on the left, has short brown hair and is wearing a yellow t-shirt with a green collar and a graphic of three horizontal bars. The woman, on the right, has long red hair tied in pigtails with blue bows and is wearing a red tank top. They are both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.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green pine trees under a blue sky with white clouds. The title '御饭团之吻' is written in large, stylized green characters with white outlines at the bottom of the illustration.

御饭团之吻

台湾青春偶像剧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奈奈子/著

台湾青春偶像剧

御饭团之吻

奈奈子 著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闽字:(13)—2005—10
本书由雅书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御饭团之吻 / 奈奈子著. —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5

(台湾青春偶像剧)

ISBN 7—5395—2750—1

I. 御... II. 奈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4799 号

御饭团之吻

——台湾青春偶像剧

作者: 奈奈子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http://www.fjcp.com e-mail:fcph@fjcp.com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张: 5 插页: 4

印数: 1—10180

版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2750-1/I·564

定价: 12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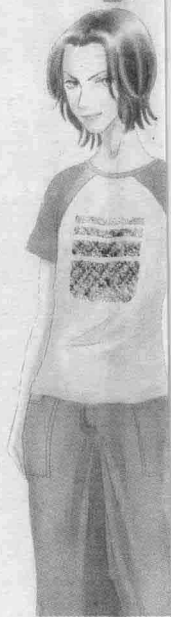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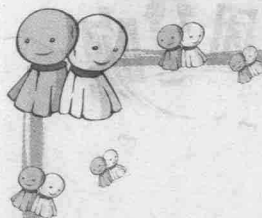
三个 19 岁青春少女开始同栖生活。

年轻的岁月洋溢着青春、挥霍着任性。

异国的留学生涯令人羡慕。

所有的情节都是长大后珍藏的回忆。





一月份，日本的天气还是冷嗖嗖的，况且昨天才下过雪，在屋里看着外面的雪飘来飘去的好不过瘾。但雪融时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想想看冰解冻的情形就知道，黏糊糊的，路又滑。

“咻——咻——咻——”杨芭比打开门要下楼，一阵冷风袭来吹在脸上，连粉刺也冒不出来，“冻”死了。

“咚咚咚！”杨芭比用力踩着楼梯从二楼跑下来。

她看看信箱，戴着厚厚的手套去拿信，“这么一大包，是谁寄来的？”

杨芭比忙乱地拆开，“某A大学合格通知书”！

“天啊！”杨芭比不敢相信地大叫，“合——格！”

“是‘合格’，不是‘不合格’！太好了，我也有合格证明书了！”

“咚咚咚！”芭比兴奋地跑回楼上。

“哎哟！”芭比在玄关处摔了一跤，这里几乎变成溜冰场了，“好痛哦……”

芭比揉一揉膝盖，高兴地把成绩单往上一扔，“不过证明这不是梦，是真的啰……哟——嗨！”

“咻——咻——”又是一道冷风，成绩单随风飘去。

“等等我啊，合格证明书！”芭比连跑带跳地下楼去追赶。







“善姬，善姬，我告诉你，我考上了啦！”芭比拿着电话筒在欢呼着，“不过我考上了你想读的那所而不是我想读的那所，而这又是最后一所……”

“慢着慢着，慢慢说，你说什么这所那所的，我都弄不清楚了。不过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就是我也考上了。”善姬那头电话奸笑了一小下。

“什么，你也是？”芭比从榻榻米上跳了起来。

“什么我‘也是’，我‘当然’是——”她接着叹了一口气，“只不过是B大。”

“真的吗？你是B大，而我是A大呢！”

“你是A大！”这次轮到善姬大叫了。

“对，就是你想进的A——大！”芭比无奈地说。

“那就是我想要进去的A大，让你蒙上了，而你想读的B大却让我考上了，对吧？”

“是啊，但有什么办法，谁叫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呢？”芭比说着。

“这么说来，上天还挺‘眷顾’我们的，起码让我们吊火车车尾。”

“只好将就喽！”芭比突然亮起眼睛来，“不过善姬，这两所大学离得很近，我们可以实现咱们的‘同居生活’。”

“对啊！女子同居生活万岁！”

“万岁！”

杨芭比，来自中国台湾，今年19岁；金善姬，来自韩国，今年也19岁。一个中国台湾、一个韩国，两人怎么会变成了好朋友呢？当然不是凑巧，而是要讲缘分。上大学之前



都要先念“日本语学校”，一年或一年半。两人念日本语学校时是同班同学兼邻座，一个是“小迷糊”，一个是精明的“小辣椒”，所以“一拍即合”；两人的共通点是爱玩，不用功的结果便是“身经百战”；两人各有志愿，芭比看上 B 大的大众传播，而善姬看上 A 大的国际学科，无奈上天不作美，阴错阳差地把两人调了包。唉！不想上也得上哟。

两人来到房屋出租公司，坐在里面看着房屋租赁资料。

“佐藤先生，你介绍给我们这几间都太贵了！”善姬拿着那叠资料对着房屋出租公司的佐藤先生说。

佐藤先生翻了翻资料指着，“这间就很便宜，你们又嫌不好！”

“佐藤先生！”善姬粗声说，“离车站就有 30 分钟！距离不说好了，又是旧房子，没人要租才塞给我们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”

“那我也没办法，便宜的不要，太贵的又住不起！”佐藤先生轻蔑地站了起来，“你们慢慢看，看中了再叫我，还有别的客人在等。”

“这算什么，态度真恶劣！”善姬也站起来一副想扁人模样。

“要不然，不要租。”佐藤先生不屑地说。

“人家说日本人做生意讲客气、礼貌，才怪！”善姬拉着正在看数据的芭比，“人家叫我们别租，听到没有？我们走！”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嘛！”芭比从资料中抽出一张，“善姬你看嘛！”





“看什么!”善姬没好气地说。

“三房二厅离车站才10分钟,价钱又公道。”芭比拉着善姬叫着。

“看什么看,不用看!”佐藤先生抢回那份资料,“这是不租给外国人的!”

善姬一听,马上暴跳如雷,“你以为日本人是什么东西,谁稀罕!”踢了佐藤先生一脚,愤愤不平地往外冲。

“哎——哟!”佐藤先生痛得大叫一声。

“善姬,等一下……”芭比往外喊,看佐藤先生在揉自己的脚,芭比也气呼呼地扮了个鬼脸,“活该!死日本秃头,矮子矮,一肚子拐。”

佐藤先生正好有个“地中海”秃头,人长得矮,小腹又微肿,真是名副其实。

“你说什么?再说一次!”佐藤先生气得跳了起来,许多职员看了都在一旁窃笑。

“笑什么,有什么好笑,不用工作?”佐藤先生又吼又叫,“再笑通通解雇!”

善姬和芭比冲出来时正好碰到一个女生,满身香水味。

“对不起!”芭比道着歉,那女生头也不回地往里面走,背影婀娜多姿,“真是没礼貌,不过好漂亮哦!”

善姬有气无力地插着腰,“都要没房子住了,还管别人!”

“这也是最后一家啰!”芭比戴起手套围起围巾,“怎么办呢,善姬?”

“我怎么知道怎么办?”

正说着,房屋出租公司里走出来刚才那位漂亮的女生,



跟在后面的是点着头鞠躬哈腰的佐藤先生。

“松雪小姐，我这就带你去看‘国分寺’车站的那间‘吉田公寓’。”

松雪小姐穿着高跟鞋，飘着长发，高高瘦瘦有衣架子的身材，身上用的都是名牌，走起路来轻轻的。

“吉田公寓！”芭比想了起来，对善姬说，“就是三房二厅的那间！”

“真的？”善姬马上跑过去，“臭老头，你刚才不是说不租给外国人吗？”

“是啊！小姐，”佐藤先生满脸横肉，皮笑肉不笑地挥开善姬，“可是，松雪小姐是日本人，满意了吧！”

芭比跑过来拉住善姬，“算了吧！”

“她们是外国人？”松雪小姐睁大了眼睛。

“难道外国人一定要金发或黑皮肤？”善姬吼着。

松雪小姐仔细打量她们一番，一个俊美清秀，一个甜得像洋娃娃，真想不到她们是外国人。

“别管她们，”佐藤先生堆着笑脸，“松雪小姐，我们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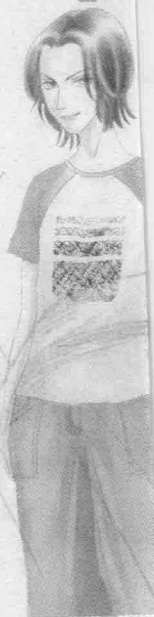
善姬冲过去挡在他们面前，“我们也是来租房子的，松雪小姐。”

“松雪小姐，不要管她们——”佐藤先生推开善姬。

“那就一起去看看吧，我无妨。”松雪小姐回答着。

“好吧……”佐藤先生拿芭比和善姬没法子，只好任由她们跟来，谁叫他是马屁精呢。

果然离车站很近，整条街都是商店，有麦当劳又有西武百货及超级市场，可以买菜、购物。那是一栋新盖的淡蓝色





建筑物，进了塔形的大门才是公寓。

“好漂亮哦，善姬——”芭比羡慕着。

“感觉还不错。”松雪小姐也赞美着。

“我就说嘛，我介绍的错不了。”佐藤先生迎和着。

善姬哼着鼻子损他：“又没人问你，自言自语！”

佐藤先生怒不可遏地瞪了善姬一眼。

他们搭上电梯到了四楼，左转第一间。

佐藤先生开了门，在玄关处脱了鞋子，“松雪小姐，请进！”

他们经过一个走廊，然后看到一个小客厅，阳光正好照了进来，好舒服！另外三间西式房间，每间大约六迭左右（一个榻榻米等于一迭），客厅的左边是厨房，厨房的旁边即是浴室，一切都是新的。

“松雪小姐，你满意吗？”佐藤先生又在那里献殷勤。

“先付多少？”松雪小姐爽快地说。

“你决定租了？”佐藤先生马上拿起电子计算器算了起来。

善姬颓丧地搭着芭比的肩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“慢着，你们不租了吗？”松雪小姐亮着双眼问她们。

“可是，你不是租了吗？”善姬不解地问。

“叫我一个人怎么住三间房间呢？”松雪小姐笑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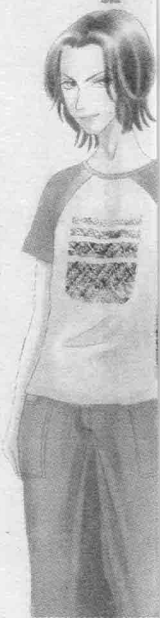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是说不是你一个人住而是一加二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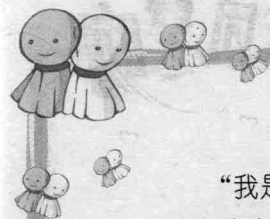
“是三个人啦……”芭比尖叫起来。

“不想一起住也就算了。”松雪小姐耸耸肩。

芭比和善姬马上异口同声地大声回答：“想极了！”

这下子轮到佐藤先生开口了，“松雪小姐，你这是……”





“我是日本人，可以租吧？”松雪小姐从皮包里掏出一张发亮的金融卡，丢了过去，“可以刷卡吧？”

“可以，可以，马上签约！”佐藤先生捧着金卡，嘴巴笑得合不拢。

“真现实！”善姬骂着。

“还是松雪小姐好。”芭比说着。

“赞！”善姬竖起大拇指。

这两个家伙刚刚还在大骂日本人，这下子又要和日本人一起住，谁叫这也是她们最后一家租房公司呢！从此开始了她们的“同居生活”，还是国际性的。

芭比好不容易才整理好房间，搬家以来都没好好休息过，这会儿累得瘫在地毯上直喘气。

粉红色的地毯，粉色镶花边的床罩，旁边有张淡紫色的小沙发，沙发上有许多东倒西歪的玩偶：洋娃娃、史奴比、大头猫、米老鼠和它的女朋友，小猫咪玩偶也有好几对，整个房间像是童话世界。

“喂！有床不睡，睡地上！”

芭比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善姬，于是懒洋洋地爬了起来。

“进来也不敲门，吓了我一跳。”

“在外面敲了好久，也不见你出声！”善姬四下打量着这房间，淘气地拿了一对米老鼠扔了过去，“有没有搞错！我以为是走进了幼稚园。”

“别欺负我的米老鼠。”芭比赶紧接住。

“我偏要！”又扔了史奴比、大头猫。



芭比又急又忙地跑来跑去，“臭善姬！”

善姬又是一副促狭的样子，以前在语言学校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捉弄芭比。芭比像洋娃娃似的，眼睛圆圆大大、闪闪发亮，一被捉弄大眼睛就哭得像熟透的樱桃，但一笑起来弯弯的又像下弦月，可爱极了。头发明红色自然卷曲，刚开始善姬以为是假发拼命扯呢，直到芭比叫疼了才停。芭比老爱穿一身洋装裙，静下来真觉得她不是人而是个洋娃娃呢。

“还我啦，善姬！”芭比抢不过只好撒娇着。

“算了，还你，要不然等一下又要哭了。”善姬揶揄着芭比。

芭比真搞不懂善姬为什么老爱捉弄她，像个男孩子一样。

细看善姬，丹凤眼，瓜子脸，削着郝本头，很清秀的脸蛋，韩国女孩也挺好看的，但偏偏善姬整天穿着牛仔裤，帅气得像个男生。如果善姬是男的话，女生们一定爱死“他”。但那张嘴巴得理不饶人，有时候好有义气，有时候又气得你说不出话来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“芭比小姐——”善姬捏着芭比的鼻子，“看着我发什么痴笑？”

“别捏，好痛哦！”芭比扯开善姬的手，“鼻子都快被你拉长了，我又不是小木偶！”

“我就要看看你可不可以变成‘小木偶’。”善姬挽起袖子准备要抓芭比。

芭比边跑边叫：“你抓不到！”

善姬在后面追着。

这时外面传来巨大响声：“砰——砰！”





“发生什么事啊？”

两人打开门，看到客厅里摆着一套沙发。

“好新哦。”芭比摸着淡粉红色的碎花沙发。

善姬马上跑过去对着那几个搬运工人说：“我们没有订购沙发，你们送错啦！”

搬运工人拿出一张送货单看了一下，“你们这儿不是松雪仁子的家吗？”

“什么事啊？”松雪小姐穿着睡衣，披头散发，睡眼惺忪，显然是刚刚才醒来，一看到沙发，“是我妈送来的，若嫌占地方那就扔了它吧！”

“扔了？不要扔嘛！”芭比坐着上下跳了跳，“很大很舒服，弹性又很好。”

搬运工人对着松雪小姐说：“你是松雪小姐？那就签收一下。”

松雪小姐签了名，搬运工人就走了。

松雪小姐正要回房时，被善姬喊住，“松雪小姐，既然从今以后要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，大家谈一谈比较好。”

“对啊，我们聊一聊嘛！”芭比在沙发上雀跃地跳着。

“芭比，你别跳了。”善姬吼着，芭比这才停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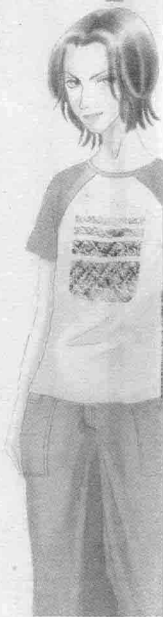
善姬拿出一张工作分配表，“这是我们三个人的工作分配，也就是打扫、拖地之类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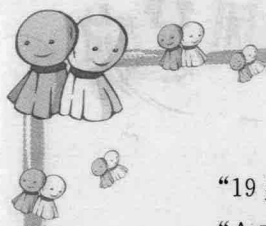
松雪小姐看了看，“OK，没问题。”

善姬这才安心地说：“松雪小姐没问题就好了。”

“叫我仁子就可以了，不必拘谨。”松雪小姐慵懒地坐着。

“仁子，你多大了？读什么学校？”芭比发问。





“19岁，A大。”

“A大？”

“A大不就是你那所吗？”善姬对着芭比说。

“那我们是同学啰。”芭比笑得好开心。

“是吧。”仁子轻盈回笑着，好明艳的一张脸，即使不化妆也是那么亮丽，一头黑发长过肩。

“仁子长得那么漂亮，一定有很多男孩子追吧？”善姬不经意地问。

顿时，仁子变了脸，起身咬着牙说：“告诉你们，别给我带男孩子到家里来，这是我唯一的条件！”

“什么带男孩子来？”芭比听得一头雾水。

仁子愤怒地转身离去，用力甩门进自己的房间，“砰——”

“发什么神经！谈话谈得好好的突然凶了起来。”善姬纳闷着。

“好凶哦，原来‘也是’一头母老虎。”

“什么‘也是’！”善姬瞪着芭比。

芭比伸了伸舌头，站了起来，走向厨房，“我可没说是谁哦，肚子好饿，要去煮东西吃啰！”

“你会煮什么？”善姬不信任地说。

“会啊，怎么会！台湾泡面——牛肉面，要不要来一碗？”

善姬啼笑皆非，“服了你哦！”

“噔、噔、噔——”一阵交响乐曲响起，现在还是大清

